



见习记者 熊方嘉

那个学着父辈写字条的父亲,等来的却是女儿一句“爸,你太迂腐了”。那个跟爱人打包票的男人,万万没想到,最先难倒自己的竟是女儿的头。那个对女儿说“爸爸跟你一起读大学”的父亲,报名时被当成拉板车的大伯,女儿在屏幕那头笑弯了腰。可时间会给出答案。嫌爸爸迂腐的女儿,许多年后悄悄留下字条:“你的药别忘了吃。”短发女儿长大后,变着花样夸爸爸煎的鱼香、养的花好看。而那个被笑话的父亲,4年后和女儿同时拿到了毕业证书。父亲笨拙过、狼狈过,可他们从未停下脚步。爱不是天生的本领,而是一边出糗、一边坚持的温柔。

字条里的三代人

许多年前,读小学的女儿刚能写几个字,特别喜欢留字条。一次,我无端发了一通脾气,事后,女儿悄悄在桌上留下一张条子,上面写着:爸爸,你太自私了。我看后顿感羞愧难言,内疚不安。真是不该乱发火,伤了女儿的自尊心。毕竟她已经长大了,有她的人格,有她的尊严。相比之下,我这个做父亲的远不及我的父亲称职。

记得我还在学校读书时,父亲常年出差在外,难得回家,自然对我们子女关怀“鞭长莫及”。一次父亲回家,碰巧我和弟弟因学校“军训拉练”外出野营了。等我回家后,父亲却又出差去了。与父亲失之交臂,我很沮丧和惆怅。无奈中,我突然发现桌上有一张父亲留下的字条,慌忙拿起一看,上面写着:你正值黄金年代,珍惜自我,刻苦读书,努力学习。我紧紧捏着父亲的字条,深

深感动。

几年后,女儿读初中,我感到做父亲的责任重大,不妨也采取父亲写字条的方式,鞭策女儿好学上进。于是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我写了一张诸如我父亲之语的字条放在桌上,悄悄上班去了。当晚我回到家中,看见女儿全然没有我当时看见父亲字条时的激动神色,而是竟以老前辈的口吻对我说:“爸,你留这种条子给我干嘛?我都晓得,不要你多讲。哼,怪不得妈常说你迂腐。”说完,她将字条随手一放,那字条在我眼前轻飘飘地滑落到桌底。我的心里掠过一阵无奈:这“字条”或许真的过时了,或许是我这个老爸真的太“迂腐”了?

时光飞逝,如今女儿早已工作。最近,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:爸,你的药放在餐桌上,别忘了吃。多少年后,原来依然这么温暖,依然这么有爱。 马运建

败给女儿长发的我

30年前,因工作调动,我和爱人两地分居。几番商量后,我们决定让女儿转学,跟着我一起生活。那时总觉得,女儿已经上小学,不过是照料日常起居、准备一日三餐,算不上难事。

可真正上手才发现,一切远没有想象中简单。最先让我犯了难的,竟是女儿的头。我要么下手没轻没重,扯得女儿直喊头皮疼;要么扎得歪歪扭扭、松松散散,不出半天就全散了。

连着几天扎出松垮的小发揪后,我索性带着女儿去理发店,剪了一头清爽利落的短发。现在回想,当时只觉得这个决定再明智不过。

我还记得,女儿常跟我分享校园里的趣事:“爸爸,新来的老师居然把我分到男



陈吉法和女儿的合影。

作者供图

生队伍里啦。”就这样,女儿一直留着短发,直到升入初中开始住校,才慢慢学会自己扎马尾。

如今我已退休多年,女儿总变着花样夸赞我:“老爸,你煎的鱼太香了”“老爸,你养的花真好看”听着她一声声夸赞,我总想笑着提醒她:你爸也曾有过“掉链子”的时候,只是你早已不记得啦。

陈吉法



孙炜 作者供图

跟着女儿读大学

女儿考上重点大学那年,我送她去羊城。校园里榕树遮天,湖水澄澈,书香仿佛从每一片叶子里渗出来。陪她3天,终要离别。心里那滋味,做父亲的都懂,面上却还得笑着。我说:“爸爸跟你一起读书。”女儿不信。我说:“你读211,我回杭州读没有门槛的大学。”她笑我:“你吃不消的。”

回杭州后,天天晚上QQ视频。我跟她说,去自考办报名,因为脸黑,被排队的姑娘误认为是拉大板车的大伯。女儿在屏幕那头笑弯了腰。

考医古文那天,我穿了西装,打了领带,还戴了墨镜。女儿视频问:“感觉咋样?”我说:“保安把我当成监考老师了——谁知我是最老的考生。”她问为什么戴墨镜,我说:“自惭形秽。”她沉默了一下,忽然红了眼圈。

4年,她考英语四级、六级,我考医古文、中药学。她在图书馆挑灯夜战,我在书房伏案苦读。一根网线,两头灯火,谁也不肯先熄。有时她发来一个“加油”的表情,我回一个“收到”。

毕业那年,女儿从火车上下来,递给我一本烫金的大学毕业证书。我悄悄从身后拿出另一本——自考毕业证,红彤彤的,一样崭新。她愣了一瞬,眼泪就下来了。

那4年,不是我在陪她,是她在带我。带我重新走进象牙塔,重新坐在课桌前,重新做一回学生。如今两本证书并排搁在书架上,一大一小,一厚一薄,像两代人,也像同窗。 孙炜